



容齋續筆

乾

1卷5
410
13





經齋續筆目錄

卷第一十八別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達何

付從官

存亡六計

唐人詩小傳

秦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白

田宅契券取直

公小矣斯

唐藩能幕府

方午子門人

李燕用兵

李衛公始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十八別

梅若訥馮漸

歲旦飲酒

存致絕句

湯武之事

張粹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訖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臺之禍

唐詩無釋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頌說六國

卷之三十八則

一室之計

秋典賦

大業惡

誼法

漢子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仇秦平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少友見

執政回入款

老望之禍

燕阮

折檻行

朱雲陳元陸

杜老少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之四十七則

淮南守傳

周世宗

寶正固

鄭格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十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父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之五十三則

秦清之怨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貢馬牧馬

杜子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你詩先賦韻

后妃象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婦

卷之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溫三事

文字淘筆

漢孝賢良

戎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匝文

燭王燭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効

大義感人

卷第七十七則

田祖輕重

女子夜讀

淮南王

薛國長久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伍文用筆

五十弦琴

遷園用極字

潛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劍

宣室

昔之噫

將帥當專

卷第八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紹韓信

彭越季兒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去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右虎氏

太公丹書

漢景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漢昭四時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七則

經傳煩言

曹參薦士

漢諸將官

漢有石

漢唐輔相

漢武馬意郎古

苦蕒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免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通里誤

卷第十一十五則

古鑄字 孫玉油 唐人避諱

高銜取士 兵部名存 武昌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孫太上皇 楊傑汪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東坡引為文、百官見宰相

卷第十二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風髓判

唐制舉科目 端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爵港碑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第十三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兩水清明

卷第十四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侯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名惡

陳涉不可輕 士白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撥 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壽色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汪書雜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俸微

計然意存

思頴詩

劉黃下第

酒肆旂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杭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姓名

周礼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目錄終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問之燕，聖語忽云：近見某齋隨筆，藻鍊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字是某者，上曰：然有如此議論，適起謝恩而詢之，乃嫠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賈人買以入，遂塵乙鑿書生遺逸，可謂至深，因復哀懇，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萬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左廢，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

時以言繁器不飭元載以為誦諍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
 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
 數遣人向方鎮所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
 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
 之惡已盡因其方鎮之向欣然後之不然則高岸遠引挂冠東
 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師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履春
 社責使賢者斯為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
 回陽為衰節墜勢失儀得放還山璨之毒惡過於杞而公比
 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
 潞然公因困於淮西屬折李希烈卒之指身殉國以激四海義
 烈之氣云元反正實為有勛焉豈天欲全昇公以為世之名故
 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福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專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間話一書
 乾德三年所作其篇頗合載蜀王孟昶為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
 吁食宵衣言之令長接善惡臨政存之異道在七絲駢難為
 理罔積為規寬得所風俗可移去令侵削幸使瘡痍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賊興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
 福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惠勉爾為戒體朕深恩凡二十四
 句景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儲為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
 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五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
 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厚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
 兄一日亥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

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
子謂左昭滕及姬嬀之子質家親父先立嬀父家尊先立姬
其雙生也質家据先立先生之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
次以高肉以柔不同如此

李建功

建忠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
因作祝文曰亟回哀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
為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
下時朝政亂盛興相推敬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為立廟梨
山歲祠之乃證其為頻繼往禱而祝之云候獲感應則當刻石
紀實已而得兩道為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
一書正紀頻事云深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悼之曰出旌臨
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滿室羅轉郎瘴中無子莫歲外

一高孀恐是漂吟首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
喪歸壽昌父老相与扶柩葬之天下亂盜者其家懸人隨加封
掩則多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為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親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
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衛上奏乞同班入
對時湯岐公以大親文為行宮留守密聲欲聽名眾以名位不
同為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
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
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侍從官在外侍制以上而前宰
相執政皆不願出有從者得薦人而為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憂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

其聽而行之當以擇滿塞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
於諛佞愚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一也曹操自將
征劉備田豐勸表詔懿其後詔懿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託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實建
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
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陷無人
之境取勝可以為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
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
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西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不憂不
解建德亦不從引眾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
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鄜澤潞之兵
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壽章以禁軍攻鄆州段
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問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陳機決策

梁主又各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
兵而圍之唐帝向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
在唐主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
之自出州趣西橋於延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
精銳以擊之此固一算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有成議竟
不決唐遂以亡皇家請康之難胡騎犯關孤軍深入後無重援
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嗟嗚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誦於時
又盧尉墓誌云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
每書不讀然心用以資為詩但登封尉書寫所為詩投寄守鄭
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
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雜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

齊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
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
諸數詩又中亦多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
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金玉聲謂
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於詩乎
乃知古賢遺棄湮沒水一真可惜也

秦誓曰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白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
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秦誓曰附下而罔上
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罔罔改而為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
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
中外子興廉孝者有司奏議曰夫罔罔上者死附下罔下者
刑與罔罔改而為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

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類師
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
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因不與序相應又與左傳罔語
孟子衆書所引秦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稱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之出降府司供帳事
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兩九月十
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兩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
日而重慶一旬乃知鄭君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
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園時即重陽之
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宴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書自過江凡贖賣奴婢馬牛田宅者文券率錢一萬輸

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
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以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
均輸欲為懲勸難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
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若於令
甲氏不復問然古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
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平陸減價直縣立歲因是招
激訐訴頃嘗因奏對上意乞蠲其半使民不作為以息爭則自
言者必多亦以与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云子美斯

陶官詩曰秋廟奕々矣斯所作其辭只謂矣斯作廟我理甚明
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歸尹
吉甫云子美斯歸正考甫宋咸淳文以謂矣斯慕考甫而作魯
頌蓋子雲失之於考而宋又成其昌耳故矣斯又巧為之說曰

正考甫高頌夏美禘祀之事而矣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歸詩之
教也而魯頌美之於我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矣斯作閔宮之
詩兼正考甫只是得高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
壽亦云矣斯頌魯後漢曹爽曰矣斯頌魯考甫誦商臣引薛君
韓詩傳云是詩云子美斯所作皆相承之說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
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多苦
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劍南幕府為武辟為參謀作詩二
十韻呈嚴公云胡為朱幕下只合在舟中東海所知已踈疏效
小忠周防期稍々大簡遂忽々曉入朱扉啓昏帟畫角終不朱
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金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蓬蒿
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

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第月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
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若寬信之傳不失其性或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
酉而退率以為常示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師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
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家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
程元仇董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
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南唐高祖與將應我尋郡通
書堯君素覺之不得去乃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觀
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武寧元年戊寅為武
德元年是年三月楊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

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
夢歎曰稱孔子歸休之年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
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向聖人之道靖既云
文夾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
後載文中子福時所歸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无忌有
隙予相淹以正視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无忌始
拜右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
元經傳亦非也

晉趙周年

為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
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焚冢者師
遷焉曹人先懼曰其先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
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燒死

人齊人見其涕泣其為出戰怒曰十環已而果敗燕軍觀者
然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吾但舍於墓陽為
若將為家故齊人懼而燕真為之以激怒齊人故尔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第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多老書平生信知老復而問
陶老至仁念意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菓至多開紙裝紙
流咽雖勝大海之中無人極郵賢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
往々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
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幸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
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
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
謂閏十一月云在三年夏到崖纔十餘月尔而窮困若生已如

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為之後旋踵下世也
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
音問而其信即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
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藏林巾後出付秘閣今勒石于道山堂
西紹興中趙忠簡公示諸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
輒寄聲張洵道為廣西帥屬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餽公
嘗書云將之為己為人一身於此其述破空苦厄之狀略與
衛公同既而示終於彼乎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勛為李
公厚善及李譜逐攝索支崇無敢通音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
多湯劑勛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濟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字老翁軀體似
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為善也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塩鐵膳羞波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各甚多
 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鉄官三
 十八塩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屬而錄若京北有舩司
 空為主舩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馬馬官遼東有牧師官交
 趾有羞官南郡有羞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
 官南海有淮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駒忌
 魚復有橋官鄱陽黃金官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
 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馬官主控
 末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之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
 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縣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
 金吾有寺互都舩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諸
 室居室徒官之名法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
 云考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洵唐鞞鞠囚此一處然不至
 如是其多因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詔監向鞞確羣子厚起
 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者補朝權若訥上疏以為
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
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
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身制復美欽宗在位懲王女
不慈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為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
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
厚薄乎身不可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亦自有公論願
身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弼
之不能復為右正言崔龜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隱澥吏部侍郎
拙若訥與澥友人議論操持絕相似且澥在崇寧中曾上書乞
廢元祐皇帝所自選人除寺監及其始終大節亦論可見建炎初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者補朝權若訥上疏以為
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
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
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身制復美欽宗在位懲王女
不慈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為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
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
厚薄乎身不可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亦自有公論願
身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弼
之不能復為右正言崔龜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隱澥吏部侍郎
拙若訥與澥友人議論操持絕相似且澥在崇寧中曾上書乞
廢元祐皇帝所自選人除寺監及其始終大節亦論可見建炎初

元乃起居改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也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習董勳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勳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曰氏月令云正旦進酒以弟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年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願况云不覺老將青春至更思携手愛人空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有壯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或文幹云載星先捧祝堯觥鏡裏堪驚髮鬢好是燈前偷笑笑屠蘇應

不得先嘗方千云繞砌屠蘇定年齒生年皆笑鬢毛斑此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其意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棋畢曜仍傳為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黛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驪駒每篇一存一歿至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瓦礫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於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兵胡仔著溪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因黃生爭辯而詳黃生曰湯武水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桀討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

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雖受命為天子黃生曰冠
雖敬必加於首履雖此必貴於是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
雖聖臣下也反因道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
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末為愚遂罷顏師古注云
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
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
其罪武王之甚矣至孟軻始龍之使當時有良史南董之事必
以殺書物野之事必執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
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
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若蔽以一語而大指皦然所謂六
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粹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粹之為甚李傳云粹之

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若欲免歸中郎將表查惜
其去請從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
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粹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為
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政為廷尉則是粹
之末嘗十年不調及末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粹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完此漢
史所稱也友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之使以公之為證太
后亦以為多反事乃得赦出粹之正為廷尉不能赦但申理犯
罪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莫驥此
得所乎孫賓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生要斬惲之死何至
於是其拘之之過如此傳所謂決於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漢唐書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軍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重
書報從其計據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信之中間
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者尾纒七日唐開元十年八
月己卯夜權楚壁小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
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檢問宣慰百尾纒三日置郵傳年既如
此其速而近臣共議置亦未嘗流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以避弗擊諸侯謂
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為漢將始攻
下魏代威嚴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
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復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為而止一戰

而沒項隨以亡耿牟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
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勝如破於先是牟已破尤乘
大槓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其所盜齊地存半為牟所得然
步猶曰以尤乘大槓十餘萬眾吾皆節其管而破之今牟兵少
於彼必皆疲勞河是權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
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陳川王宏伐魏元
英禦之宏傳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橋洛水英曰蕭陳川雖驍其
下者良將韋叟之屬未可輕也宣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軍敗
退英之識見非常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岳以為不
可魏自召復還英表稱必走為曹崇宗韋叟所挫失亡二十餘
萬人智於步而昧於復為可惜耳

義理之說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多窮以故解得傳疏自漢至今不可勝舉

至有一字而致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象革而信之
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象巳日乃象巳字讀如矣音蓋
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考讀為成巳之巳予若與易皆墨學
論及此而之曰或讀作巳結日如何豈曰豈唯此也雖作巳結
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
巳日乃字攝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
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巳日乃象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高
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五王擢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
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
寶時已無存者楊方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而
右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嬖車闕風素高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

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
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稱其異人年收之男
子指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
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已乃驚寤因是釀不
平遂甚忽以善忘此女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
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年常大
臣多見夷滅者數千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此
皆迷不復辨則請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書則衛皇后
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楚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之以婦則史
良姊以孫則史皇孫皆內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西公之
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收教月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兒豈

者全理因不待於江充之謗也

唐詩無諱辭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諷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廢
晚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
樂天長恨歌亂離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卷
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出塞新出塞石壕吏新婚
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坂公孫
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他詩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
先別不問夏高衰中月誅褒姒是時妃嬪戮連為靈土業中宵
焚九廟雲漢為之紅先帝不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
和雜大鐘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微明
南田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琴瑟轉滿庭涕淚淚御氣雲橫
蔽含風線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為下殿走不可好

樓居因無牽白馬幾玉著青衣奪馬悲公至登車泣貴曠其氣
凌行在伏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
壺郭舍人圖難初賜錦為馬更登牀驢山絕望空花萼蘇登際
殿瓦鴛鴦拆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閨中不見壞紀綱張后不樂
上為忙天子少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管兒先帝照夜白
龍池十日飛霹靂聖跡何日蘇長戟戰白青羌連白雲豈謂畫
煥回乾馬翻然透放翔方兵如女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
賦運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郊
王小管李諶笛逐宮人玉環琵琶春宮畔寧哥索管兒鉢歌郊
娘羯鼓要娘歌怪等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宣臺阿儂湯馬冤
得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十篇大抵亦開元天寶間事李
義山華清宮馬嵬驢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閩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為以恭順
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
也然嘗將神策軍成蜀及還以營妓自隨帝慮其過貴追而
逐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廷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懇上
重達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便
表薦廷賞遂為相然則輔相之擇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
甚矣德宗猜忌刻薄集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
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人言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者詩上李為中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
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昔故情在青雲
往事空同時云學士五相一漢為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
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亦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相王涯杜

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
部郎官一時同舍秘書丞虞雍公并南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
書郎史魏公直為拔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荏敏公明
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亦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白左氏載石碣事有大段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穆子孫實
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廢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
者亦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
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
為皇太后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
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

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
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
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
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莽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勸之懇之上封事極諫
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無立陛下為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為後嗣憂昭々甚明其
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
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別致攝篡平之身亦不
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為之盡忠昭帝憂社稷問司馬懿忠
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
至孫炎篡魏為晉而矯之子蹇乃用依命勳位極公輔焉都情

忠於王室而子起黨於桓氏為溫建慶之謀起死情哀悼成
疾後見起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
復矣書史以為有大義之風向矯情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信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
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會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趙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
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陳留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
方五千運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為橫
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車不過三千騎地險
惡卒不過二十萬陳留即墨非齊之有斷道在肩豎巫水楚有

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之皆得聽教從存國而付之未嘗有
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將國之日久遠其時事乃願如枯槁
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我且一國之勢於一家也今夫之一
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君因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菽園若干畝
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為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
數自以重墾處思之人未有不能件折而枚數者何待於疎遠
游宴為吾借箸而籌哉若一以為多一以為少將遂勢之然存
而信之乎黽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
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才以漢之廣三國葉能分其半此錯
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
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所計也是時反者而吳楚諸齊此膠西
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而二者視蘇張之言殆若相悖而
用心則吾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卷尾

容齋續筆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大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國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為
決然後修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為不朽東坡序范云正
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之聘將使君為堯舜之
君民為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
說在叢野夏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發史籍久遠不詳紀
其行事而高宗更鬼方伐荆楚嘉靖商却札阿配天載于易之
既濟書之各逸詩之高武商代之君莫盛焉周俾阿衡專美有
高於足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為強魏聖門蓋稱
後世所矧然考其為政蓋未嘗一兵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
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發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
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會眾陽起於陳

楚卒一言不酬，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已成，說帝延攬其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故為民之命，帝與定計，議於濟大業，
取奔與光武同討王郎，取歸出，則益發精兵，定都宛，取張豐，
收富平，獲索車，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為憂，難合而事竟
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討虜，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可
與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初創備，跨有荆
益，外視時要，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東戰而身先死，則天也，
房喬杖策為記室，而收人物，收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
成大勳，至於為相，乃令典書，畫出其手，特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
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為唐失吳蜀，晉失幽并，
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蜀可圖，可據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
則所向無敵，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

平，得吳則桂廣皆為內，任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
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出可並風，而王唯并必死之寇，據其便
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殞，至於國朝，揚平諸友，
先後以勇皆不出，朴所料，獨出州之舉，既至城下，而諸將不能
成功，蓋乃王之安，石顯國言，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某高
歡為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詔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杜興賦

宋玉九辨，詞云：慷慨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
秋興賦，引其語，述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思遠，行有羈旅之憤，臨
川感流，以歎斯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回惑之疚，心遠一塗而難
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古史意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氣之士，殫：落：皆

此後人所能莫也古史為者尤為可稱為少仁東萊本郡為秦
曹亥郡與州有隙州奉勅之志以計敗其軍而郡得直孔融在
北海為賊所圍為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
後劉繇為揚州刺史為往見之舍孫策至或勸繇以意為大將
軍繇曰我若用子我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意欲視輕重獨
與一騎卒遇策便前圍心與策對得其兇聲及繇奔豫章意為
策所執提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最為天下智士特
結用之命格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為建昌都尉遂
意以南方之事皆治海昏至平時纔年四十一薨于新吳今洪府奉
新縣也邑人立廟故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樞當制其詞
云神靈赴孔融雅謂吾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
立廟於今作民司命担一肩之言快擇二美以建後庶幾江表
之向尚憶神亭之事意為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各節以靈惠語出表記也予云起於何時今世傳
周公謚法故曰文王武王以本始者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
如堯舜禹湯皆名皇而禮之徒附會為說至於桀討亦表以四
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蓋以表而衛武公曰魯
聖武公見於楚法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者三字意當
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行三以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
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德宗以五字唯宣宗獨
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曰乾
祖宗謚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
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大倉人乞食于道有罪當刑其女從紫

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詎帝憐其
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
止者反棄市答者杖皆五百至二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
多殺人其已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
具臣矣史稱文帝止擊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
貳亦載所行之刑曾不為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積滯不決者
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此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兒
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
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五花却在御
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玉骨宮笑作賜金圍人老僕皆惆悵讀
者或不曉其旨以為畫馬奪真圍人老僕所為不樂是不然圍

人為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
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見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碣碣盤曉曉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
洲澗之水蘋蘩藻苕之菜皆水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
廣率皆得言之欵據有梅之詩不徒標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也氏云梅柎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与柎
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好賦所引江蘼蘼與柎車蘼
荷蘼若蘋若之類自是後辭過實典所謂山川東注古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
丞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柁斷水積雪白齊梁以來江文通庾

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
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
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書在黃龍之軸落霞孤
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迴典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
也于公吳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
臥鼓偃旗卷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漢
聲塞宇宙氣雄鉅鼓龍吟作威風動色乘其蹈藉取彼鯨鯢自
卯乃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雷雷馳自北徂南與戶折首左
武右文銷鋒鑄鑄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兔飛跨
晚臨江錦石傷心蕙嫩葉濃花滿日斑書籤葉裏封蛛網
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鳥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骨
爛漫宮闈尚蕭條蛟龍引子道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
鬢髮還應雪滿頭百為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林玉手萬草子

花落紫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
柏長年三老換桃開頭門巷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
生麋鹿揜舟策馬拖玉腰金萬江急峽翠木蒼藤古殿杉松歲
時伏臘三分割據為古雲霞伯仲之間栢棟若定桃蹊李徑拖
子江梅度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橋樹道重橋之類不可勝
舉李義山一時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迩平陽橋上蘭秦楊鷺
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霧氣乾但覺游蜂繞
蝶豈知孤鳳憶聲鶯三皇白姑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
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管內
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鬢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
開急鼓疎鐘對休燈滅燭江魚翔鴈對素樹蒼雲為戶千門對
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心

東坡明公一篇送于後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者為子思如子
之自思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思者乎子之所以思
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思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鄰
焉謂魯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
也復問其妾與妾皆責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
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
我也東坡之韓旋蓋取諸此然四善漢陶記云以面乃先君之
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為者而
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賦之
以是與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亦不曉也

臺諫子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臺乞立宗室為繼
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譽曰臺諫中侍

御史陳洙監禁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
為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
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回朝故宮臺諫官元
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多元
豐中又子許與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
之梁況之亦論蔡彭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乞養疏罷黜諸廉
時諫議大夫馮濟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令與者合
為一府居同門去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繁祠行事與監禁御史不相見云

執政回入殿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徒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擇依呼
為四入殿固有畫歷曰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謂仁英朝王宣徽
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
用必更省府謂三司徒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素其嚴如此至若以

樞密即方受告即為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秦梅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去石保焚者韓氏謂之初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侯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七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輕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令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產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勅帝盡誅海內道士此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而產單莽而二既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於以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話用燕說東秦諸儒傳滄龍雖有罪末派滋九點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愈子曰先

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也書者

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尋燭已而誤書尋燭二字此書本意也

燕相受書曰尋燭者尚明也尚明者尋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

大說國以治則治矣此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蓋公以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高師德宋璟也人多稱蓋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仲仲云朝有濶政或蓋公不諫則宋公諫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環為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繫房相回云言羣公間出魏杜嵩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皇帝也蓋氏別名顯人有考開元向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斬張禹首上大怒曰死不敢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折御史遂將雲去。幸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謂補合也。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鸞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道，遙聞李冲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鏡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圍為納賢堂，去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即時爭救之故。美易為力，若元達之卒在須臾，間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晚條就勿其言，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為可矜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亦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櫛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記其數語云：馬

方頻送羨，幸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猶使玉骨受社稷，諸君何以養昇平。天子不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以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種。蒼然澗底色，雲濕煙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種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為固，不殊深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說白云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鵲為喜，鵲聲為北。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管，挾彈擊篋，遠去北齋書室，永浴與張子儀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柘問子儀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

容齋續筆 卷之三
必不得往，不信。去後，高僧傳召之，且云：勅喚，永流，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嘗元郎中楊負外，喜鳥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鳥來止。故人錦帳郎，聞鳥笑相視。報鳥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佛應待鳥，願白慙愧元郎誤。歎喜，則語言固不善，而鳥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嘴鳥一篇云：老巫生毒計，與鳥意潛通。云：此水凡鳥，是見起敬，蒸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為此鳥所止家。子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畏拙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宜至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家轉繁。專聽鳥喜語，候受若長難。今之鳥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語，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曰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之三

容齋續筆卷之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嘗中原而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改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說，五年之壽，皆危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救漢遣其弟，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諸兵復諸州，即取郟和。後以恃功，僭憲，唐將奪其兵，元忠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鄭廷謂：不能守漢州，以家在江南，恐為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卒故也。張典之系，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治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願被言許，令移治。是乃平時之度，則受極盛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

反了無分毫結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為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其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向威武之聲震懾夏夏
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
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性實
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聞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
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
不為勘捕帝大怒遣實儀乘駟往按之乃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
奏辭之曰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醜生除名
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
矣方祖實錄實儀傳有此案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實正固

實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宗廢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言在

中書乃歸洛陽帝與編戶課役不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
不聽然寧初富韓公為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
活狀云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獨其沮
已乃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亦乃知
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樞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樞為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為詩送
之韓文公作序言樞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故之宅傲屋以
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樞傳云樞在京
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鎮者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樞頗
積聚以饋之大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樞因鄭注得廣州
節度樞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
疏請按樞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為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

為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逾章者，
孟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
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至被禁錮，侍御史
崇毅之子為膺門徒，未有銘牒，不及於誌，毅慨然曰：本謂膺賢
遺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曰：表免歸。高攀人巴肅被收，自
載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
督郵吳舉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郵揖
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去。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累累君。張
儉亡，余因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
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
非其罪，縱候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揖曰：遂伯王耶，獨為君子。

是下以何自專仁義，歎息而去。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
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推此
為君子之賢，以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亦所載，然
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為明白。是晨祠孔廟碑前，三建寧二年三月
癸卯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上尚書副言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此同。年極山碑
先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子常侍耿承敏頓首。上尚書末云
臣耿承敏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諱為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
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先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
下又云：先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子常侍耿承敏下。常山相孔廟

碑前云司徒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慙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維陽
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午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臣戒下魯相又云承興
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衍長史事下守長檀叩頭死罪散
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檀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云奏天
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云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赫輝有之泰山祠事
以丁丑日奏維陽宮是日下魯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維陽宮亦
以是日下魯相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昌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甯得為古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
以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
月後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果開平元年四月後不稱唐天祐
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空而不通之處，公意云以春

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書三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
次年之事不得後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而當進書，兼經文至簡，不過
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然，隋煬帝去歲十三年後以為恭
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元，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
清歷三卷而煬帝因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
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方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
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用光四年後係於天成，以為明宗，而卷四書年
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後標為晉高祖，而卷四書
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借
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職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
宣公出陣乞都牟，魏都哇大官章安侯封魏天部大人白馬文正
崔宏宣都文成王穆劼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
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堯乃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

辛槐里岐山又辛長平泖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以魚池登青園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以涿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以行役多歲去之皆可省也

弱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人曰：熊相宜信，乃公。子西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人曰：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後莒人殺之。楚師圍莒，漢遂入郟，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齊人而封，弗聽，殺而聘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就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因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滅國，可謂失計。傳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維揚，將至詔室，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士虜，北面事之，其魏因也。甚矣，即自刎。橫不願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雄才，韓退之謂出其墓下為文，以布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於有生氣也。呂布為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慮，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敢忍恥事讐，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韃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先以燕敗為布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宣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書之臣進李克而
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執之至於
變相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交
侯時也百年中山不廢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為秦
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
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
立後廢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為
大縣歟之世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年秦拔宜陽正
是昭侯時厲宣惠王惠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陽相去歲三十年得
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隆白同異云
曾不以為相難狗之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

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陽以相彘
立名棠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
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
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將擇建立卜筮人有龜筮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
不吉則又筮不吉則又卜以為演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從
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三周禮大卜掌三易
雜用陳山樞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於古易
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爻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舍占家
向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陰家曰不吉
業危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不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

決以水陶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
同矣唐多才作曆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者曰
集萬難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
通死之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
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
水不遠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
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
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
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
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以五
行直之日而殺其方就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畫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生王叔文黨廢黜劉頗能解頡而柳獨不
然其言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笈者親善其奇其能謂可以共
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
意更忘惡讒詆訶萬狀畫為敵讐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
其稱謂謂叔文聖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祚獻可
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功許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
彌綸通塞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
終於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以公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
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學固問隙得言及時事上
大奇之叔文自言狂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儔柳宗元以為
信然三子皆与厚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辯發
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以為當上素被疾詔下禪宮掖事祕功

歸黃臣於是知文既死韓退之於友人為執友至修順志實錄直
書其事云知文密結有當時名欲使傳而速進者劉柳言劉柳亦
元十十數人定為死交蹤跡詭秘既得志劉柳言謀議唱和采
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南藝能之路焉延百端之崇通一技
之士咸得向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
南收百越卜筮至頭見表象先圖其利乃猛將推鋒執節獲勝
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
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龜道巫蠱時或
頗中素者此雖不快因公行誅惡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
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竟在窮亦殊三族漢書言
義以為史遷沒後十篇漸有錄其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

辭鄙陋日者龜策傳在焉故為人頗為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
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冤此是今之論議者略不
及之漢法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
惜宋異端別被斯禍儼心術趨於不當不如此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種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
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華中外不
許以號天君玉帝上聖皇亦為名字於是名友就但名友葉天
將但名將梁天作但名作句就水洞但名句如洞衛上達賜名
仲達葛君仲改為師仲方天任為大任方天若為元若余聖亦
為應求周綱字君若改曰元若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瑞亦
字伯玉改曰伯為張讀字聖行改曰若行蓋葉索當國過絕矣
葉故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議諸士庶

名之者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憲禁既此上帝名諱又各據
福任不根貽誠後世亂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位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數大略云自去年
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滿者五千餘人如泉州招方崇手而樞
密院 美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充河陞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
三百三十六人武有入仕後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與監 郎奉
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者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
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
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
院令遵古率法然此詔以曰月庚子下而昨日辛丑以貴西陲誅討之
功方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一子官執政皆遷
秩天子命如此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卷尾

容齋續筆卷之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廢存者莫若
秦與隋蓋二氏之惡深於桀紂武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
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禮是
以其事暴白於方策跡遠彰彰而不可蓋也嘗讀哀孝之張耳曰
秦為亂政虐刑弑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
動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天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入關為天子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愛卒滅嬴氏王衛
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為喻
曰為宮室之麗供其後世曾不得費廬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
不得邪徑而託足為蔡邕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千八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求人与之為怨家与之為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身而宗廟滅絕要詔曰高君遺禮棄仁恩若心於道取行之二歲秦侯曰敗滅曰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為民辭叛社稷為虛又曰使趙高博故亥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之一有而惡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是錯曰秦者卒成邊者為死之害而亡錄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而有信穰賊民力窮盡弊奮曰安法令煩惜刑罰暴酷取殊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指禮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欲為自恣苟常之法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之道以貪狼為俗賊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

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擊粵通道曠日引久為適成以傷之徙者莫反亡世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在刑戮至於結衣塞路群盜滿山王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後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互不恤下怨而上不知倍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為沒也此之謂士崩履也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域為劫利者進萬民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弱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各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臣被曰秦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後復禍入海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侯尉佗攻百越欲為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為亂者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法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

遠攻貪外虛內天下潢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
驪山下銅三象多殺宮人生蠶工匠計以為數天下苦其役而反
之梅福曰秦為多過荀悅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
通張譚諍之綱以為漢政除昏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殺挾書之法行是
古之罪道術內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以此唐高祖曰隋氏
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
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若道殫人力以事奢得收曰後至
奢虐是於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
得收君曰專法曰亂字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
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
得聞又曰隋唯責不厭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
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

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為物以自奉養子為玉帛是求宮室臺
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惡上下相蒙人不恤命以致隕匹夫之
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將積者固者國之常憂
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後斂之以資寇邪隋炀帝口兼
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
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
起身死人手宗廟為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曰
堯舜遜如桀紂存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於自負以
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
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夏朝臣鉅口帝不知也柳宗元
曰隋氏環四海以為將跨九垓以為鑪爨爨以虐燔燔以虐沸沸湧
灼爛蹄呼騰踊李益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矜待下故二世而亡
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
不可畏之防莫如斯言漢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並蓋之
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此二師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
憎惡之莫確作詩用却瓶山上元問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
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內為謀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
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
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无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聽少惡雞似
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畫取鼠聲
尸諸市夫每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者非貪慕貨財則挑器子女
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窺

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強奪也惡少可謂枉著一死乎讀
韓詩至此小覺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
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楊珠箔天之涯夢中醉
卧巫山雲霓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
梅花老忽到窓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拔伍
一卒僥倖銀青光祿大夫階階與多者十明宗長興二年詔不
得薦銀青光祿大夫階者賜之玉象吾天福中書舍人李詳上疏
以為十年以來階道職皆許推恩藩方薦稱勳勳數百乃至藏
典書及優伶奴僕初命則玉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借濫
貴賤不分請自今常及兩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
虞候孔目右從之馮極之八後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

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極登朝遇郊恩始賜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子漢卿子膺國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監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僅三与里長十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設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拔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年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為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忠化三為差蒙金計亦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蓋皆三班借差三班使使帶銀青紫酒而亦勇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為之條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德臣將拔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賦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蘇秀以就水草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高史云唐昭宗問

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鏡及為今者鏡馬如是而不能大相混一足憂善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善馬者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贖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諺云脚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憂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以此今蓋數倍之矣乃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豈純用步軍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為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社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奔孤雲各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

自娛雲裏相吟疾沙邊白宿稀時飛螢白照水宿鳥相吟
相學鷓鴣行烟白如白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蝶元相逐
葦芙蓉木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邊
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綠萼一別永相望
氣暖眼白醉春酒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白須開竹徑
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表歌時自短醉意為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
白話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晚
相參正月亭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獨老天涯風俗病相
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
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羣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
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若其衣犯髡者
以墨蒙其體犯宮者扉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既未必也
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帝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
禮義柔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為不恩國朝之
制減死一斗及晉更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
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帝遣強至十餘萬究盜
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諷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
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
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素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
得執而殺之執敵可謂至言苟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按其平生賢否也常衰

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群臣喪服哀以為遺詔云天下使人三日
將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
如之祐甫以為遺詔多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其人皆應
三日將服相與力爭哀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哀生數用貶祐甫
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賈遠出哀在故不復詳其事然揆之以理則
哀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雖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德裕遣兵據其城其妻其狀欲固是搆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謂此
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為夷失一維州未能損
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彼若來責失儀上平涼坂為騎綴回中
思氣直辭不之曰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
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識者亦
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相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
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我利與人曲直必分

沈隱憂官事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焉安帝時孫恩
亂東土所至醜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省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
群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
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隔數
州凡得官吏必斬焉支離其肺腸或熱以香油灌鬚亂射備盡楚
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卒官吏即棄斬豈非貪殘者為
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怨字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舊
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支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
集十卷載玉師獻捷賀樂文思殛席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
盛病柄令橫映負併鏡慶十字字宣獻堂得迮松白赫易夕擲仞坻

咄十字幸舍人為得日證一豎畢說橋質帳實十字如此者凡數
十篇今人多以此格也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

鄭姜燕媿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為姬入
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見先幸漢王為言其故
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
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
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
上解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妾以母微無寵故王卑視貧
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矣祚成四百年之基者豈之五
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恩諸婦妾莫得進見
宣帝合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卿問所欲

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璽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
政君也一章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庶歷漢四世為天
下母六十餘載執此曰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
輩墜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福天之所命其命各有執乎徽宗皇帝
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後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
與同列爭進其類為太后云

公為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
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
曰公而大陰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
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
之未嘗或素如鄧為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年公融
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寔楊公玄劉公寔崔公烈胡公廣王公懿楊

公亮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四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
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
最著也

臺城少城

書宋何遜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中軍為臺軍後者為
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需科則曰臺省亦須調考則曰臺
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
康為臺城則非也書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古治少城皆在成都
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
人於他處指成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之五

容齋續筆卷之六 十五別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
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
云武以世舊待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林燈視曰嚴挺之
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
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憑醉登武林，呼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
年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
難本以漢章仇兼瓊，亦人常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皆三
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客，寂寞長沙生，喜其再鎮蜀，曰得
歸弟處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刻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襪
及八哀詩，託字得何遜，輻斂于荆，豈以白況空餘老病，客身上
媿舊理，又以白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之如此，必事者但

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獼衡為喻殆是病入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亦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賜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恩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如事董賢協媚王莽為漢蠱賊尚得為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顧違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文滄^{文滄}朱全忠引兵攻之殊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為文德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棄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

直為之緩攻其後梁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守又遺全忠書曰城中穀為口不食數日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歎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穀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乃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為其為人以其為唐鴟梟愛國求利勒循致仕任楷歸四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者之不悅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間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三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郎衣冠乃天下奇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邕後所製月教百首受細饋遺亦至巨蓋時議以為自古當文獲財未有邕者故杜詩云子謁渴其門碑版照四齋豐屋珊瑚鉤騁識成屬紫駟隨劍几義取虛歲以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

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愈寄錫五百匹作王用碑
用男寄鞍馬每向去幣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諫墓中人得耳不若與
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為錫祭愈文云公將侯碑志隨表汗一字之價
聲金山山皇甫造為農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錫綵甚厚從大恩曰
碑三千字三謙何過我為邪度笑酬以錫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
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不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既遠若距勉受之則
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吳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天中卒其
門以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家裝均之子持為強詣韋貫之求銘貫
之曰君寧欲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
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誠獲與馬縷帛
洎銀鞵玉常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勢予念平生分勢不當細
往反再三託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批善書曰
御史大夫賈渣物刺史東川節度使顧考暉請書德政碑批曰若以潤

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用馬縷云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
外趙廣濟公滕元若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韓每日記撰同知樞密
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
子以金幣縷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書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
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學賢良

漢武帝建元二年詔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掾奏所舉賢良或
治申高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
獨善莊則對推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後詔舉賢良於是董
仲舒亦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
勸孝弟崇禮儀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恒孤獨畫思極神對策曰
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与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補者又稱為武偶閱為
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
所自也今此人語多曰武朱温父名斌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補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眼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祭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據許叔重說
文於述字上引虞書曰方述厥功又曰怨匹曰述然則出於虞書今之英以
鳩偃為述屬以耦為匹以仇為述其不同如此而偃字下所引乃曰旁故
偃功自有二說吳字下虞書曰仁國覆下則稱是又天熱字下引虞
書報熱今皆為此

說文与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与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
与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

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

若厲為若黃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驪如天地絪縕為天地壹壹縕

有衣袽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暨巽為輶良為邑所列書帝乃殂落為勛

乃殂音塞三苗為敷音俸三苗勿以愉人為諛人諛剛在後之伺為在夏后之詞

尚不忘于凶德為上不蕃時乃糗糧為餼教胄子為教胄子百工營求為奠

求至於屬婦為媾婦媾音鄰有疾弗豫為有疾不愈我之弗辟為不辟載

論言為妾巧言又圖々針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擬及以相陵悞

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列詩既伯既禱為既禱既禱新臺

有泚為有玷焉得諛草為安得蕙艸墻有茨為薺棘人樂々為嚮々江之

永矣為羨矣得此威施為醜麗伐木許々為所所憊々俟々為任々俟々

嘽々駘馬為瘞々赤烏凡々為己々又為擊々擊音民之方殿屎為方噫呶

混夷駘矣為大夷四矣陶復陶穴為陶覆地室其會如林為其旂國步

斯頻為斯曠滌々山川為淑々論語荷蕢為荷史褻裘為結衣又有

跋予之足一旬。孟子源々而來為諺。後也。接浙澆浙澆其兩切左傳。龍涼為枕。涼。楚夷為發。發音夷圭實為圭。察澤之荏蒲為澤。之目簾。禁苑也袁甸兩牡為中。田一輅。楫藉幹為楫。部薦幹。公羊。闔然為覲。然。覲。史冊切。暫見也。國語。餽飯不及。壺殮為饒。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孫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曰言。然必悻直行。少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今曹之士不擇。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族為騎乘。與黃屋。願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

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預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亦却人主以求為臣。切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楊王煬帝

金苗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之。於是造度為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昔聞之。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云事。回乃歸。觀德壽宮。奏其事。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符。豈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語又如此。豈亦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切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子一說。唯詛射類考叔。以為失改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云。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號。而取王子為質。以威王昇號。公

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高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
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初易許因不修其母以害其
弟至有城潁及泉之析言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在賊子者矣而曾
每一語以賤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斃失之於初而孝心不
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入朝王曰禮也杜云杜公不以魏公得
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郟與
防歸于魯曰可謂不笑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魯書使許
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
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為一區
無復有上下小威之辨射之夜使繁是勇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
之也此段尤為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入元百六曰陽九改曰
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
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
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蕪筮仕
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吾嫁伯姬遇歸妹
之睽上六變也吾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
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
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
即演而為說也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口不食殆
若專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
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省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
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正是用中文取義前書論之詳

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云：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吾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怙後，子大叔曰：在復之厥，但以爻辭合其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贏敗，姬伐齊，則可示諸，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為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大司馬，郡將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都，繇自以威杜畿，督司之法，乃上書曰：劾曰：謹按侍中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中管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改教，寬弱，揆下多刑，久病淹滯，眾職荒廢，既尋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為不敬，臣請法率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前奏士臣，輒以文書付功

曹廷事仗須罪誅，詔不許，予親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位重行寬，關門待死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為他人所糾之異也。豈非身為司隸，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滲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性高卓絕之事也。楚昭王過吳園廬，之禍國滅出之，父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歸哭請赦，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將，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除有，所侵暴，毋恐，乃復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曰：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亦倉卒從朕，不得別矣。母妻子，朕甚愧之。今朕老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眾比曰：更曰：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

像帥將士朝之人皆泣引引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止心益勸河北
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詭為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
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
使謂曰悅曰子方在隱憂以德經我何得不悔道而歸之至度湊盜
據成德韓愈宣慰湊拔刃強弓以逆及發羅甲士於廷愈為言安史
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度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詔為藩臣黃巢為故至
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巢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風
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
唐賊授首冬日矣旋起兵卒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
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
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
足平凡此勸諭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
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愔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
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
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
於其間用米之精廉為稅分若干甲者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
亦如之度人執墾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脚
販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
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為輕視亦所云不能
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
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家民之田
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白無田而耕墾家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
本曰至今吾鄉俗不出此曰為言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曰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為曰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因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七秦出閩遇蘇代曰江上之負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幽風書雨于茅宵雨索綯言晝日往而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綿好量一升粟飽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作為內書二十一卷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卷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敘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亦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終不得為賓之賢也

薛國久長

左傳載魯哀公夫火云為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為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為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者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陸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為國之衆當為百焉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宰其為變言不可稽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為夏禹嘗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

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邦杞滕鄭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有特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之，陷申為破之，衡酉為危之，杓戌為成之，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大歲丑為閉，主大陰，今舍元官，曆每月建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爻，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泛言此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向天光事云：日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方，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六十一皆俗語算數，淮南子中者之三七十二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欽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注左傳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六十四等語。

伍文用舉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伍五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已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鬪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譁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家韓

秦摠統東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
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
定策國先亦事必不亡後日之患矣所交黨与如陸贄呂溫李業修
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以謀
勢速欲盡據大權以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斥徙以故
不旋踵而身陷罪戾後世豈有居任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
人以為鷹犬者殆又不足以為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
作其年奏度苗一篇蓋為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
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笙篴云師延所作
靡下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笙篴乃鄭衛之
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

琴造坎侯言坎、應節也後訛為笙篴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
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悲心故破其瑟
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蓋召教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
令樂人侯調此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類
師古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
元非固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古年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
莊子言魯濼調瑟廿五絃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笙篴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
蓋麟云蓋之為言物之也予觀史漢所記事凡致祥者或曰若或曰云
或曰鳥或曰蓋其語紛紜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
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
神山蓋嘗有玉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為新

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絕焉權火等而初若光輝然
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兒云天子
自帷中望見焉燈中岳大靈從古在山下南若者言為歲者云然
封禪祠其夜若者先封禪大詔天若遠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若
者黃雲蓋焉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
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者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群臣有言
老父則方以為德人也可為觀如瓊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禪
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潛亂的對

王莽初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郡塢公孫瓚
易系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
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隨說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
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
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湖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
經政局因見尋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吾意
卿曰燭乎晝月燭乎夜燈燭乎日月所不及其用是別也公大以為
然蓋其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
為利害所為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此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篇三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
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
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
之表云之又云復采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

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者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得可
持矣蓋亦二人解持者為支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
意，草奏未上，又以偃之切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皆步舒
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
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赦之後，
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皆內之，驕揚奢佚，忘昨者家故，天災
若諸陛下，所以為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
甚者，忍而誅之，以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迫臣在國中，受旁友及
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
殺貴，如高廟於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殺貴，如高園殿。猶
燔災之況大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

言使召仲舒，將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禮教斷於外，不請。既還奏
策，上皆是之。凡與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皆以死，輕重受誅。二
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諒卿方教歲，可占為善。廟
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皆因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
刺，則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豈天所以激
乎。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多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
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戴正己恩，諸道知朝廷不重侵
財，上悅。後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去年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
鎮江都統劉夔乞詣闕奏，奉朝廷以其方年刻下，竊就散職，變規取
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五五艘。他所齎挾皆稱是。

其此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贊既至越趨國門不許入觀或以謂欲上諸內府帝時為樞密族評為丞相言授祿爾所陳乞以實所積亦勇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實率生過惡告諭卒任使知明天子息悔惻怛之意或實斬因在者何為也物則宜因人之言考命詰向在行之物本出所出今安所用意取而籍之就其持楫北還充賜尤可以破其疑蓋冬厥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古殿正室武帝為賓客至宣室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先帝之所處也惟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蓋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多祀鬼神傳云武王圍紂象即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高宮名一曰獄

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与之同黃圖乃以為漢取舊名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蕭蕭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賈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翬同夜鶴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去年代北今歲往遠西一去無消息息那能惜馬啼唐趙嘏唐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畫梁低惟卷窗窺戶牖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為羽調曲云怪錄載儀隆三娘工唱河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鶴鹽神雀鹽陳勒塩滿座塩歸國塩唐詩娟娟吳娘唱是塩更奏新聲刮骨塩然則歌詩謂之塩者必必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塩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縠編唐才調詩以起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
帥苟其倚難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生也安慶緒既收通歸柝肅宗年
郭汾陽李陳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
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千為使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
西命宣武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而統帥王元克
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
招討使群帥如李光顏烏重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回宰相
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瓘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
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失少誠元知之征虜使皆此類也右肅宗開運中
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駱杜重威李守正張孝深輩皆材反屬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
人者尚能以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羣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
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著為筮故曰假爾秦龜有常
假爾秦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所以使民信時日敬
鬼神畏法令舜之余為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
不昆侖元龜繫禘禘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獨在易筮之上漢藝
文志劉向所輯七略曰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撰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
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信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
如織五星六壬術會三年軌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自
以為君平家自以為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
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三兆者周禮之兆瓦兆者堯之兆

原北有周之兆，經北之龍，皆百有二十，其頤皆千有二百，又寧三易之遷，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曰今獨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為六十，曰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媿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吉，曰：友在公，之吉，曰：復于父，敬如君所，焉獻公驪姬之辭，曰：專之渝，攘公之翰，嫁伯姬之辭，曰：車說其輹，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時，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又公納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魯後，筮曰：南國蹇射其元，之中，厥曰：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過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是謂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魚，宋姓子，蓋言贏與魚同也，史趙曰：是謂山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圍內塞實，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周也，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陳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

或取於時，曰：王相以成其占，若畫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以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

郡邑之名，有与本字不同者，類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櫟陽，為葉陽，漢句為鞏，鞏之原之慮，慮為廬，廬上黨之治，為漆，河內之隆慮，為林慮，潯陽為湯陰，潯川之不羨，為不郎，南陽之郡，為擲，堵陽為者陽，鄴為潁，沛之楚，為嶢，鄴為多，洛河之郟，為輸，油南之平輿，為平頌，濟陰之宛，句為宛，劬江夏之沙羨，為沙羨，九江之柴桑，舉為柘，姑廬江之雲，為呼，閩山陽之方，占為房，豫琅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丞，為澄，長沙之丞，陽為丞，陽陽之取慮，為秋慮，魯魯之諸暨，為諸，既古末為固，末豫章之餘汗，為餘，干廣漢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徒，為斯，益州之味，為味，金州之允，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南之樸，刻為蒲，環張掖之焉，朱為暨，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

上郡之氐茲為丘焉西河之鵠澤為楛澤代郡之獠氏為楛精遠而
之且慮為起慮令支為鈴祗遠東之書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
黏提南海之書思為清陽燕格之荔浦為肆浦交趾之羸陞為蓮
箋九真之都麗為都麗日南之西捲為西捲淮陽之陽夏為陽夏
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之於我訓字書示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在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
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兩春秋采雜說咸
非其本意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器為子希博士景帝時玉帝山太傅
非詩人之意作外傳對為言其語頗與齊魯同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終其後韓氏有五古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又
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甲十一卷今惟
存外傳十卷慶曆中作作監之傳本李用章序之錄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

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之至於
阿谷者虞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矣袖觴以授子貢曰善
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若敢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
之水流而楚海飲飲則飲何歸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掩之置之沙上曰禮
固不親授孔子袖觴去其觴子貢往請捕其者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
潤琴孔子相締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
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季子而教子
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妄甚矣他亦無足言

五行表絕字

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為木曰靈水土絕於巳故祀字之訓既文
以為窮濟地字之訓為岸地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為滅金衰於丑
故鈕為鍵况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載者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
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屠淮陰擊魏罍度軍罍蓋此計由邑
所建也信謀殺高邑後其舍人得宛信信因欲殺之舍人第上書覆
告信欲反晉約注曰楚漢春云謝公也表有漢陽侯樂說史記作樂
說以淮陰舍人告反後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
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中半侯軍右軍臨高祖
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後即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
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縉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
得追漢王願謂賀神王神侯縉師古曰謂之神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
許以為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
司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諸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
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拙良與韓王

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而司徒訛為申徒申都申都為
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
以為粟客師古曰與紀傳無涉錯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廣客禮之故
云粟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
如孔聚以執盾後周竈以長鉦都尉郭蒙以盾衛宣虎以重將重將
者主將執韜重也而鉦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
路塞路者主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歎以慎將謂
以謹慎為將也許登以駢隣說衛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軍
翼也說讀曰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許廙以趙右林
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田林之將也清溪以營將昌明以客吏馮解
散以代大与大与主晉福之官也史記作大針靳疆以郵中騎千
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漢史者云

蕭何始韓信

黠布為其臣黃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
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駭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
欲召恐其不就乃与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給信曰豨病
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其死也又出
其謀故信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黠布而翻思
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為呂后
故不得而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各罪

韓信其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詔
赦諸官徒為其裝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驛向即發兵東取荊西擊
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
之故上既赦以為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
事越獨為寬且扈執初越反越不聽者司以越不誅輒為反形已

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亦身乃以為不知狀而教
得將河也樂說告信黃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誅
實豈此漢朝亦知其故耶乘布為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
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
乃釋布拜為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為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蠶惟鳥能天豈唯昆
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吐
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塚蠅之祝子之類
是也雖蠢蠢各有幸不幸存存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
下其始為甚難也於緯而織之轉圜可就疎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
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向屋坭垣人迹罕至
乃可久之而言其安故燕巢幕上燕子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大鼠驚為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屋之下亦
見人犬之愛數日久之墮亦有譬如鼠矣在所自愛身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因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失書稱孫權為至尊方在漢建
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
與權書曰曹操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操還權迎之
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言蒙進鄧玄之說却善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
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
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宣好為計甘寧敬
因荆州曰劉表慮既久遠見子又方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賀
齊曰至尊人之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
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程毅軍之要策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
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化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致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
吳曾詩齊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
李白新墓碑云日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
宅在清康鄉後廢為僧房稱隨西院蓋以方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
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方白集其首
載新墓碑宣歙池水如觀紫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白國
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白碎葉遷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
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書以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
耶歐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彰明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圖

門封門舊門齊門他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
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閭門皇門郭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栢株之門周曰圍門
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門東門宋曰酌
門桐門廬門舊門渰門揚門桑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閼門蓋獲
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晉門宋堙渰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扁云紫衣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
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深素衣語意皆妙絕香淡梅為韻榮贈詩云京洛
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索洛緇塵深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廬高弱以廬叛齊閔丘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信後請
致邑齊人立高郵致廬而出奔晉魯滅氏食邑于防臧純得甯使來
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純致防而奔齊臧弱純二人據地要君

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能曰不愛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
其請不以愛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水若戰國防為
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齊甲約降既
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
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
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如
定為綠黃魯直詩得燕略年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
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必定予聞於錢仲仲大夫以此今
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而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
東坡會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沈周郎赤壁為
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標岸多情應笑我年

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崇而世俗不曉按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
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
姊妹五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各服乃是父母總
麻據身是尊故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各服亦是
尊屬母之姑堂姑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
謂堂姨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是若服據理不可為婚至為尊卑混亂
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小其於婚娶了無所妨而記政和年
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者詳以為如表叔取表甥女從甥女從舅之類甚為
明白徵物法用編類續降有全文乃物類書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殺之者
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武帝時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
不得娶母同姓以為高皇帝詔母族絕服外者從婚皆偏閭之制漫附於此 卷尾

